

國史纂論

九十

和書門				
		三		
五	二	五	九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二				和
四		三		書
函	五	九		
一	冊	號	類	
八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39
冊數	5	(5)
函號	141	19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國史纂論卷之九

長門 山縣禎 編

元龜元年春五月。武田晴信攻華澤城。駿河拔之初令

川氏之亡也。小原鎮實獨守華澤不下。今川繁人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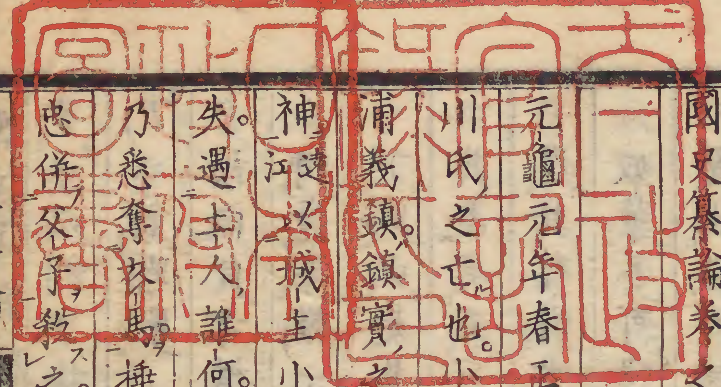
浦義鎮鎮實之子也。亦亡。在華澤。至是父子逃。高天

神。河邊以城主。小笠原長忠有舊也。義鎮途與鎮實相

失。遇士人誰何。告以實。士人曰。是虐民誤國之賊也。

乃悉奪其馬。捶擊幾死。既而裸體被苦。達高天神。長

忠併父子殺之。義鎮臨死。輾轉號呼曰。剗別唯命願



免一死。割手掉頓之地。以斷其首。聞者彈指。長忠棄尸。以餒野獸。

禎曰。自古權寵之臣。非有出衆之智。兼人之才。惟恃寵專權。一時威燄之熾。孰不仰其鼻息。而趨其下風。由是益擅威福。培克無饜。曾不知衆怨之叢其身矣。及一旦失權勢也。群起責其惡。僇辱備至。逞其積憤。當是時。垂首掉尾。雖欲以求憐於匹夫奴輩。不可得也。傳云。僻則為天下。僂如三浦義鎮是也。世之恃寵而專權者。可以為深戒矣。

六月。織田信長。伐淺井長政。戰於姊川。大敗之。初。長政與信長婚。前年信長以妹女長政也。信長來見。長政饗之。成菩提院。其部將遠藤直繼。見信長侍衛甚少。還自長政。曰。信長雄才絕倫。其志不小。君與信長。勢不相容。今因其無備圖之。臣一人足以辨之。然後君舉兵攻岐阜。可一舉而定也。長政不從。直繼恨其失機。及是潛入信長軍。欲刺信長。為麾下所殺。

青山延于曰。直繼之料。信長有先見之明。然而專聶之計。未為得也。方是時。長政之於信長。非素有

織芥之恨。徒忌其聰明。斃之於鼎俎之間。天下之人。孰能與之哉。且英雄之生。自有定數。以張良之智。不能逞志於博浪。范增之勇。不快意於鴻門。直繼之策。安保萬全哉。長政之不從。亦足以觀其偉度矣。

初信長相石山本願寺地形。曰。是可以城焉。乃使人謂光佐本願寺主曰。宜見致石山可易之地。從所請。其必給費。營伽藍。以依布金之例。光佐以迹似見。遂又恐其食言。羞吝未承命。其徒強聽之。曰。吾法之闡揚。技

新者。實係蓮如上人。上人垂迹之地。不容有寸移。光佐遂固辭。使命信長忿曰。我當以力取之。元龜元年九月。信長出師。將討三好康長。意實屬石山。光佐聞濃師出。廉其情。移書五畿及紀越諸國。一揆舊黨。就寺設塹壘。以自守。未寺門徒會者五萬餘。信長聲言。攻野田福島三好之黨所據。自天王寺。移軍天馬。十四日。石山賊五千。取杜口河內。信長縱兵擊之。賊多出銃手。濃人奔死。傷頗多。十八日。濃師再與石山賊戰。復敗。中井積善曰。織田氏之於一向宗也。始未有意於

滅之特利其土地耳。乃諭以易地申之以營造未
 為處之之暴矣。光佐氏獨狃便安以轉移為耻遽
 啓兵端一朝之忿殃延數歲彼此之民肝腦塗地
 所在黨與信誑誘以嬰誅夷亦幾千萬其慘蓋不
 可言矣。吾聞之也。浮屠之人以慈悲忍辱為業貪
 嗔殺生為戒。今而如此可勝歎哉。

禎曰。信長欲奪梵刹以為城地。不情也。彼不聽則
 已。而欲以兵力取之。則可謂暴矣。是以激彼之怒
 門徒奮起。其勢猖獗。濃師屢敗。以損軍威。蓋信

長之過也。

九月織田信長在攝津淺井長政朝倉義景出兵攻
 坂本進焚大津信長聞之還京師長政義景據叡山
 信長使諸將圍之遣使招諭僧徒僧徒不從信長素
 惡僧徒橫肆不持戒飲酒食肉姦淫婦女贖貨黨賊
 然以敵兵尚盛優容之二年秋九月信長攻叡山下
 令曰此行夷滅延曆寺使無噍類矣延曆遷都之初
 創斯寺以鎮王城故諸將僉懷疑懼信長曰我倡勤
 王之師風纒露沐殆無虛日嚮越江朝江井淺井作惡我棲

國史纂疏 卷之九

之於嶽。髡豎黨之破律亂政。是國賊非私讎。且其盤據猖獗。非一日。今不誅夷。必貽天下之患。遂分兵四面合圍。縱火燔伽藍。悉捕僧侶。併其所蓄婦女童幼。皆斬之。山谷爲空。乃籍其田。封明智光秀。

中井積善曰。昔者浮屠最澄。鼓鬼門鎮護之說。以蠱惑聖聽。闢峻嶽。創巨剎。窮土木。殫民力。帶洛控湖。牟其美利。食邑寄田。所在齧牙。徒侶三千。勢踰王侯。坐享富貴。殆八百年矣。其小有所屈撓。輒舉甲。要命塵。及鳳闕者。莫世無之。虎掬梟磔。朝廷不

能制焉。使列聖肝食宵衣。或至發鴨水米齒之歎。甚矣異端之害也。天誘其衷。藉手於濃。千載之頑弊深患。一朝而剷除。不亦快乎哉。今也雖遺址再構。而其勢委靡。非復前日之比。則濃侯嘉惠之所覃爲遠矣。但其暴刑濫殺。發乎忿恚之餘。不免失人君之度。然彼徒稔惡之久。亦自取也。已。當時學術湮晦。歐陽氏所謂八尺之夫。勇蓋三軍。而見佛則拜者。天下皆是也。自非確然弗惑。如織田氏者。其孰能與於是。君子葑菲采之可矣。

是歲皇宮成。殿堂門廡悉依舊制。壯麗可觀。繼絕興廢。又散金於都民。收其息以供大內經費。蠲門賦弛徭役。由是商旅相通。天下大悅。

中井積善曰。濃侯於是乎有禮。禮國之幹也。其勃焉以興。亦宜乎。

禎曰。織田氏之興。蓋有五善焉。尊朝廷。舉廢典。一也。佐將軍。討叛賊。二也。嚴政令。禁貪暴。三也。任才能。錄有功。四也。弛徭役。輕賦稅。五也。信長雖有蓋世之氣。拔山之力。非有此五善。以服人心。則安得

其興之速如此其勃焉乎哉。

天正元年春二月。武田晴信

雜髮稱信玄

卒年五十三。

子勝賴嘗承諏訪氏後。擬勝賴子信勝為嫡子。權主國事。遺命秘喪。三年乃豫具窄頭華押數百紙。以備四方書問。以弟信綱狀貌酷肖。訪疾者乃令之。暮夜接見。故列國久不審其實。信玄自知取怨多。懼丘墓為人發掘。乃命造石擲塚甲。以斂密沈諸諏訪湖心云。

尾藤孝肇曰。信玄讓信二公。知以兵克敵。而不知

國史纂錄

以智服人。織田羽柴二公。知以智服人。而不知以
德服心。

中井積善曰。嗚呼。信玄逐父。以篡國豺狼之行。其
不容誅也久矣。世傳信玄嘗讀論語。未卒數章。拋
地曰。是病痛之書。終不復讀。其自羞之深可知也。
然列國恬然通好。修盟初不聞聲罪之舉。時有侵
伐。亦唯城地之爭。已名教掃地。哀哉。且以其長于
軍事。咆哮猖獗。所向無前。雄飛于山東數十年。自
以為得計。海內引領思欲倣之。亂庸有極乎。後世

談兵者。祖述其法。肖像尸祝。究其欽仰。亦何心與。
善戰者。服上刑。古之制也。矧於凶逆之徒乎。

青山延于曰。武田晴信。以悖逆得國。殘虐不道。取
怨四方。恐身死之後。敵國來侵。故詭譎百端。以欺
天下。但知其智術之可以欺天下。而不知其子之
不肖。不足以幹父。盡墳土未乾。而闔族夷滅。宗社
丘墟。良有以也。

禎曰。世之言兵者。於甲越二家。欽慕豔稱。無所軒
輊於其間矣。昔者周末。貴霸功也。世以齊桓晉文。

並稱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以正譎二字。定其軒輊。余亦曰。甲譎而越正。信玄豺狼之行。比之於譎。信固有逕庭矣。雖然是猶彼善於此耳。讓信亦豈純乎正者哉。

大將軍義昭無道。信長以書諫。疏其不朝天子。不撫諸侯。賄賂公行。賞罰私斷。冒貨利。窮土木。昵細人。事微行。等十七事。義昭弗懌。天正元年二月。義昭竊欲圖信長。密爲戰備。細川藤孝諫之。弗從。信長聞之。使人陳其無貳。義昭不聽。募兵城于石山。堅田。信長使

柴田勝家。明智光秀。丹羽長秀等。攻石山。拔之。又攻破堅田。三月。信長帥師西上。細川藤孝。荒木村重。抵逢坂。納款。師入京師。夏四月。縱火。所在觀兵。以求和。義昭不從。進圍其第。義昭窮蹙。求成。信長許之。遂班師。豫料和議。復敗。使長秀造戰艦數十。以備湖上。秋七月。義昭復舉兵。壁于槓島。信長乃以舟師直前。入京師。遂取二條。第。人。以爲神。轉攻槓島。令曰。是行殲之大戰。破之。遂圍而執之。義昭求減死。信長令羽柴秀吉。放諸河內。詔削其官爵。義昭尋奔紀。

中井積善曰。義昭狂昏。不足道也。已。自其出亡。唯
 濃焉。依。速得志也。以忌克之私。肆其毒螫。諺所謂
 忘暑則忘陰者。非邪。濃之於義昭也。分既非君臣。
 恩誼無雅素。然奉戴資給。不為不謹也。匡翼以正。
 不為不厚也。啓釁自彼者再矣。不得已而應之。乃
 放伐之舉。不足以病濃也。易曰。負且乘。致寇之至。
 爭奪之世。以非人據大位。寇且自至。况速之乎。
 三年夏五月。武田勝賴圍長篠。累月。與平信昌堅壁
 拒守。城中食盡。將告急。濱松衆相目未言。烏居勝高

稱強右衛門。請往。信昌大悅。勝高曰。敵圍甚密。濟否未可

知。幸而得達。舉燧前山。以為信矣。自度不免。留絕命
 詞。夜縋而出。前山火起。城中驩呼。勝高騎抵濱松。告
 急。濱松使勝高還報曰。吾與信長出兵在逆。堅守勿
 降。勝高乘夜馳還。為邏者所獲。勝賴命解縛。引以厚
 賞。使其辭。勝高偽諾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援兵尋
 至。努力固守。勝賴怒。磔殺之。既而濃軍遠軍來援。勝
 賴欲戰。部將馬場氏勝。內藤昌豐。山縣昌景。小山田
 信茂等。固諫之。長坂長閑。跡部勝資。勸之戰。勝賴從

國史纂錄 卷之九

之使小山昌行當長篠親將兵萬五千分為十三隊
 信長列柵三重使銃手守之甲軍競進拔柵濃軍遠
 軍萬銃應機俱發山縣昌景中丸墜馬而死甲師敗
 績其良多死勝賴走還甲府二萬之軍死亡殆盡

安積覺曰鳥居勝高古之解揚也若東漢閻溫之
 於馬超東晉周崎之於魏人唐劉感之於薛仁果
 皆反其言以成命亦揚之徒也溫為超所殺崎為
 魏人所殺仁果埋感至膝馳騎射殺勝高為勝賴
 所磔殺慘酷之極殆與感相類也勝高唯知舍生

取義勝賴之賂我不知命也是故決然行之而不
 疑毅然處之而不顧至今凜凜猶有生氣豈非烈
 丈夫也哉信昌以拒守之功世受茅土之封勝高
 忠於所事而有功於當時忠臣義士何代無之較
 之四子殆有過焉貞能信昌愛養死士竟得其力
 父子之將略亦可以概見矣

中井積善曰甲侯驕盈復諫一敗塗地亡論已談
 兵者曰長篠之地斗入甲境向使甲侯收兵而還
 救去而後出救至而復入則濃遠之民疲於奔命

而甲常有餘力。三舉之後。長條可不血刃而收。乃南封之啓。孰能禁之。不知出于此。恃勇賈禍。失策為甚。曰然矣。未也。其涼德如此。借使一旦而有全勝之威。亦訖莫救於其後爾。使其有畏懼修省之心。則今日之敗。安知不為異日之福乎。談者宜不憚於彼而鑒於此也。

禎曰。勝高殺身以全君命。亦以活一城之衆。可謂仁義之士矣。當天下滔滔亂賊相踵之際。而得士如此。亦足以見德川氏養人之懿矣。

五年秋八月。松永久秀據信貴城。復叛。信長使世子信忠討之。冬十月。久秀與雜賀賊及大坂賊連和。求援。遣使者約期。使者誤入佐久間。信盛營。信盛執之。獻信忠。信忠乃與信盛謀。遣兵數百於信貴。佯稱雜賀兵。城中聞門納之。信忠急攻之。信盛兵在內。鼓譟應之。城中驚擾。久秀登天主臺。縱火自焚。信忠執久秀。斬之。和州平。

禎曰。久秀悖逆不道。罪不容於死久矣。而屢叛屢免。誅以至於今。其死也晚矣。上失刑。使亂賊脫網。

而跋扈亂之無已職之由有天下者之過也。

荒木村重部下。有潛難於石山。本願寺。天正四年。信長城江。

州安土。徙治焉。邏騎譏察。以為荒木氏通賊。送糧報之。江明

智光秀。以村重新附。而名望出己上也。百方構之。信

長未信。村重聞之。將往謝。其下皆諫。不聽。輕裝抵山

崎。光秀馳書曰。右府盛怒。果來歿且弗測。村重乃還

決意而叛。通藝及石山。於是信長親將討之。羽柴秀

吉請親往。說村重。信長許之。秀吉造伊丹。閑喻再三。

村重泣且謝曰。辱吾子厚誼。然事已至此。烏得終完。

群下請殺秀吉。曰。是斷江一臂也。村重不聽。曰。渠重

交契。秉信義。輕身以來。殺之。非夫。且我成否。奚係渠

存亡。廼厚禮遺之。秀吉再使黑田孝高往。村重捉而

幽之。以示絕。信長惠力。取勞師。乃下令。為重圍。斷其

饑道。令公子信孝。及瀧川一益。池田信輝。蒲生氏郷

分戍而還。天正七年九月。伊丹受圍。日久。外援不至。

糧食且竭。村重廼留將士守城。與左右數騎。夜出奔

尼崎。十月。瀧川一益。攻伊丹城。諭戍兵曰。汝主棄城

遁去。汝為誰守之。不如速降也。十一月。主將荒木某

乞降曰願獻尼崎花隈二城爲妻子請命一益許之
某赴尼崎村重閉城門而不納某遂晦跡亡去信長
乃命一益夷荒木氏男女長少死者六百七十人
禎曰村重以讒故叛於織田氏秀吉聞諭再三恫
懾備至而村重不聽蓋以反覆無操爲耻也而及
糧竭城危則獨以身脫委妻子于衆於鼎鑊而不
顧亦何忍也一委贄於人而叛之非義也忍其妻
子非仁也而子子爲義君子固不取焉
初秦秀治有丹波屢抗江人信長連年遣明智光秀

伐之天正七年五月復遣光秀自東丹入羽柴秀長
入西丹共攻拔十餘城獲秦宗長宗貞等六月光秀
遣人招秀治以母質之秀治乃與弟秀尚來見光秀
伏甲禽之檻送諸江信長磔殺之丹人聞之殺光秀
母信長令光秀擊秦氏黨悉平之乃以丹予光秀
中井積善曰光秀餌母以邀功木蕘不食餘江侯
乃易蕭斧之誅以茅土之賞君臣之間唯利之視
三綱斃矣九法淪矣悲夫世俗或設忠孝兩途之
論實情乎大經矣若夫王陵趙苞徐庶之流朱得

之議藉藉於士林。然是其母。皆誤墜敵手也。從違之幾。決於不得已之日。與挾詐術。故意寘母于死地。甘蹈逆節者。實然異科。光秀射狼亡論已。江侯之心。將謂苟有功者。雖犯五逆。而吾必貫之。則為其下者。何所不至。異日肘腋之變。是舉有啓之抑。前日孝子宗運之褒。宗運京師人。賜米百斛。復其身。在是歲二月。與今日賊子光秀之賞。何不相似之甚也。蓋鄉者好懿之良心。觸發不可停。而無私念。以汨之。今者先之以怒氣。乘之以利心。不暇自省。故一人之身。一時

之事。而邪正相反。至於若此。可勝歎哉。易稱懲忿窒欲。善矣夫。

禎曰。光秀兇逆。弑母弑君。他日竹槍之誅。天假手於土寇。而後至于闔族夷滅。無噍類矣。其得誅死。雖或似晚。天之報應不爽。蓋亦嚴矣。

穴山信良言於武田勝賴曰。先公威震四隣。故所居不設城池。今遠日疆。江相修好。三國合謀。來擊勢不可支。不若城險。要以保之。勝賴曰。善。於是大城。葺崎而遷焉。名曰新府。

中井積善曰。昔者楚令尹子常城郢以備吳。沉尹
戍譏之曰。諸侯守在四隣。諸侯卑守在四境。今吳
是懼而城於郢。守己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善
哉言矣。余也爲甲亦云。

穴山信良勝賴姊夫也。勝賴約以女妻其子。武田信
豐賂長坂長閑跡部勝資爲其子。求昏勝賴從之。信
良以是怨勝賴。密送款織田氏。木曾義昌爲勝賴妹
婿。若甲人誅求陰降信長。請導其兵。信長求任子。義
昌乃送質安土。信長悅。遂戒師期。勝賴聞義昌叛。使

武田信豐擊之。義昌逆擊大破之。於烏居嶺。勝賴帥
步騎二萬次于諏訪。天正十年二月。信長大舉伐甲。
信忠以兵五萬爲先鋒。自岐換入。北條氏政以兵三
萬次境上。爲其聲援。勝賴聞之。令諸將分守險要。瀧
澤允險下。條信氏守之。信氏部將迎江前驅。川尻鎮
吉。信氏乃遁。松尾城主小笠原信嶺以城降。飯田小
山。以上並信濃。聞之。皆潰。十六日。木曾義昌再破甲前軍。
獻捷。信忠分兵助之。軍拮梗原。勝賴在諏訪。日會諸
將議戰守。衆議不決。將士解體。城昌茂請假兵五千。

國史補論

卷之五

十五

爲前鋒使小山田真田等以兵五千繼之長坂跡部
沮之二十日信忠抵飯田前驅鎮吉轉鬪深入武田
信綱守大嶋衆驚而潰信忠移軍于飯島分徇國中
士民爭先附甲人在諏訪者聞之逃亡相繼二十八
日勝賴退入新府土功未完敗聞日至勝賴與諸將
議避敵鋒嫡子信勝獨奮曰甲之建國傳世二十八
歷年四百今衆畔親離我祿盡矣避將何之當枕城
而死已勝賴嘿然三月五日信長發安土七日信忠
入古府收武田氏宗族諸臣悉殺之勝賴將如郡內

駐鶴瀨七日衆潰左右留者僅四十餘人遂奔天目
山初小宮山友信稱內與長坂跡部有隙又與小山
田將監爭事竟以譖廢至是單騎追及因土屋昌恒
稱總請從勝賴許之友信問昌恒曰長閑安在曰昨
道亡跡部何若曰亦亡將監何若曰亡既十日友信
曰唉吾知有今日久矣勝賴挽首而已己而山僧與
村民謀導敵信忠令龍川一益率兵蹙之勝賴見事
急令左右殺室北條氏及諸姬諭信勝逃去信勝不
聽與從兵四十餘人力鬪而死伊豆長光者斫勝賴

國史其論
十六

獲其首。勝賴年三十七。信勝年十六。武田氏亡。

室直清曰。信勝幼弱死。社稷可謂有君人之度者。

至於見義明決。死生不移。雖古英雄之主。何以加之。

信玄之卒。餘威遺烈未亡。當時老臣宿將猶在。

使信勝以長君臨國。未必不恢弘祖業。不幸幼為

凶父扶持。不數年。致內外離叛。淪胥以亡。悲夫。

安積覺曰。小宮山內膳剛直。數忤倭幸權貴。故勝

賴惡之。及小山田將監忿爭。勝賴信讒。逐之。夫遭

讒廢黜。而無怨懟之色。此固人臣之分。未足揄揚

而從容處之者。既鮮矣。至於放逐在外。而赴君之

難。慷慨激烈。見危授命者。則千百人中。難得一二。

豈非曠世義士也哉。語曰。疾風知勁草。世亂識忠

臣。若內膳者。其可以為人臣之勸矣。

中井積善曰。甲之事。可勝歎哉。當初信玄以悖逆

得國。神人所共棄。特以長武事併吞四隣。衆力勝

天乎。一時以勝賴之昏愚。從幼所狃。莫匪亂賊劫

奪之事。是以淑慝亡辨。凶器弗戢。竟以至身膏鋒

鏑。覆宗絕嗣。宜矣。世以成敗論人。亡國之罪。特責

諸勝賴而不知其既隲於信玄墓國吞隣威震一世之時也。乃徒爲信玄惜後嗣不肖抑末矣。有國者固當戒於勝賴而尤當鑒於信玄焉爾。
尾藤孝肇曰。大內義隆以好父亡。武田勝賴以好勇亡。父易弱勇易暴。其究皆歸于亡。主將之好不可一偏如是。

又曰。武田勝賴之於長坂某。今川氏真之於三浦某。皆寵任無二。其見危而逸去也。亦皆如一。余謂鳥獸見其所愛之主死。則多悲鳴躑躅。或不食死。若長坂三浦等謂之禽獸亦不可。

青山延于曰。自古人君用邪臣。未有不亡者也。上杉憲政之於菅野。今川氏真之於三浦。武田勝賴之於跡部長坂。皆聽其邪謀以誤國家。木計竟以亡國。闇主所爲如出一律。可悲也夫。

禎曰。勝賴之出新府也。信勝欲據城而死。可謂知國君死於社稷之義矣。勝賴不從。棄城而去。何其怯也。既奔天目。勝賴使信勝逃去。信勝弗聽。決死而拒敵。以殉父。尚知義哉。信玄無道。勝賴狂昏。獨

武田集論 卷之九

有信勝能執義。足以爲武田氏遺光耀矣。

信長大論功。行賞賜駿河于德川氏。甲斐于川尻鎮。吉上野于瀧川一益。甲一郡于穴山信良。諸將受封。有差。五月德川公與穴山信良至安土而謝。信長待之甚渥。令惟任光秀饗之。光秀盛備供具。會羽柴秀吉在備中。與毛利氏相持。乃馳書報曰。毛利氏親來。機會不可失。請遣出援兵。信長得書。悅曰。是天所與。我親往。一舉可取。乃下令曰。畿甸侯伯。亟就國會。兵于備。遂命光秀爲先鋒。促期發遣。光秀怒曰。享禮未

竣。又命遠役。吾何能堪哉。悉投供具於湖水。馳還丹波。初信長待將士。不設禮節。嘗飲將士酒。光秀逃酒。信長親追。捉而伏之。騎其項。拔刀擬曰。不飲酒則飲此。光秀素不勝飲。強嚼一觥。信長乃拔光秀。拊其顛。作鼓節。光秀慙憤。遂謀不軌。

禎曰。信長英略偉度。尊天子。敬鬼神。正法制。嚴號令。天下服其威風。固非常世群雄之所能及也。然粗暴酷厲。往往有取怨於人者矣。夫爲人上者。行己。恭儉。接下有禮。猶恐有所不逮。以失人心也。故

武田集論 卷之九

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之圖。古之君子。其謹
慎畏懼如此也。信長之於光秀。暴慢無禮。大乖遇
之。其取怨宜矣。惜哉信長之材略。而無人君之度。
以至亡身。覆宗。後之爲君者。可不以鑒焉哉。

五月。信長以小隊如京師。館于本能寺。信忠館于妙
覺寺。六月朔。光秀密會其腹心明智光春。齋藤利三
等曰。我有大事。卿等能爲我死耶。不則速斬吾頭。僉
愕眙相視曰。唯命是從。光秀曰。右府公惡我。屢欲殺
我。今事已迫。不如先之也。遂與之盟。夜發師。令曰。先

入京師。獻軍容。而後西師濟桂川。光秀揚策號曰。敵
在本能寺。衆始知其叛。二日昧爽。圍本能寺。信長驚
起。問曰。叛者爲誰。森長定出見之曰。光秀也。信長罵
曰。豎子敢爾乎。射殪數人。弦絕。執戈奮擊而傷左右
百餘人。皆血戰而死。信長縱火自殺。年四十九。信忠
聞變。馳赴本能寺。則烟既起。乃至二條第。使村井貞
勝奉皇太子。送諸禁內。勒兵以待。衆皆曰。徒死無益。
宜趨歸國。舉兵討賊。信忠曰。賊必斷我歸路。不如死
於此也。乃命前田玄以曰。汝還岐阜。取我兒。奔清洲。

既而賊軍來圍。信忠力戰。縱火自殺。年二十六。弟勝長及從兵四十餘人。皆戰死。

源君美曰。信長殺其族彥五郎。以奪清洲。殺弟信行。而并其邑。又滅其族信安之家。而取岩倉城。以其子信雄。為義子。於北畠氏。因滅其一族。以信孝為義子。於神戸氏。而遂奪其邑。以妹妻淺井氏。而終亡之。初奉義昭。而舉兵。以討不服。既而逐義昭。欲直挾天子。以令天下。三好義繼。松永久秀。弒君之賊也。初以討之為名。既而受其降。以收其用。叛

賊之罪。舍而不問也。信長天性殘忍。以詐力得志。其不令終所自取也。非不幸也。

安積覺曰。織田公當少年時。放蕩不羈。日以講武為事。其志固不凡矣。然其舉動不似人君。宗黨離叛。故平手政秀以死諫。一旦幡然改過。運籌決策。常出人意表。走齋藤龍興。馘今川義元。威名震乎四境。雄峙尾濃之間。將軍義昭之求。入克修闡職。誅鋤群兇。能使義昭得歸京師。厥功偉矣。既而義昭陷於敵國離間之計。而反欲圖公。於是公再舉

兵放之河內。遂得建牙京師。號令天下。賞市人宗
 運之至孝。嘉鹽川國滿之政績。亦有志于振頽綱
 而興風化矣。知人善使。拔秀吉於行伍之中。委以
 關西之任。山陽之地。殆將歸於版圖。其規模亦大
 矣。然資性褊狹。疾惡過甚。人或有過。終身不能忘
 之。必至屠戮而慚矣。故光秀懼其必誅。決意謀反。
 變起倉猝。父子殲於行營。光秀弑逆之罪。固天地
 之所不容。而公亦有以自取也。不念舊惡。怒是用
 希難矣哉。

中井積善曰。嗚呼。織田氏以回山倒海之勢。頓受
 制於螻蟻。亦其驕暴自速也已。爭奪之世。豺狼其
 心者。不特一光秀。則復誰咎乎。有國者。足取鑒戒
 矣。然世睹其不令。終往往詬之不容口焉。至於其
 有功乎名教者。則槩乎不錄。抑亦頗矣。夫足利氏
 之季。王室極其衰。織田氏定霸於其際。威振中原。
 既不茲有挾而能不忘所尊。以攻伐倥傯。支費廣
 濶。之日。營宮禁。辨供御。修缺舉廢。覃措紳比。諸
 木曾北條。悖逆滔天者。薰蕕相及矣。且不眩乎異

端邪妄之說不為無所見。乃燔敵山，屠長島，擠大坂，殺其凶焰，以惠後世。假之數年，以就其志乎。則彼誣惑之尤者，或幾乎熄。惜夫予故不欲以其涼德而沒其偉迹也。

又曰。信忠父死，倉猝之際，決計於一死。其志則可。然光秀不共戴天之仇，碎其首，剉其骨，汗糝其室。然後罔極之報，可以少伸焉。當時信忠明知父死，抑情忍詢，完躬脫阨，而出復讎之師，則逆賊可不旋踵而殄滅。即走路已絕，萬方不可出，而後以身殉之，未晚也。

羽柴秀吉。權高松城中備累月。城中困蹙。守將清水宗

治。稱長本衛門自殺。出其衆。藝侯聞信。長木舉。且至也。議

行。成秀吉許之。盟有期。而京師凶問至。秀吉故不動。

徐出巡師。翌日。藝侯遣人請諾。且結盟。送質。秀吉報

曰。當俟明日。而議。黎明。藝侯復遣使趣期。秀吉見使

者。曰。明智光秀作逆。右府父子遇弒。予且馳還討賊。

子君尚且成歟。若乘釁。則亟戒旗鼓。予亦努力從事。

使者反命。藝侯大喜。曰。機不可失也。乃與諸將議戰。

小早川隆景進曰。秀吉不可敵也。彼聞變既信宿。臣伺其陣。部伍整肅。若平日事。既至此。彼宜秘夜速盟而去。然連卻我使。暴白大事。無所隱諱。晏然觀我去。就何其壯也。我如乘敵。彼在死地。我在散地。捷未可必。而彼離我必深矣。光秀狂豎。織田諸子豚犬。瀧川柴田諸人。皆無霸材。而獨秀吉才雄望隆。是天或啓之。今視厄不渝。彼必德我。宜遵約且遣大臣吊喪。分兵助以討賊。彼倘得志。我高枕有西土。此十全之策也。藝侯曰善。乃令福原廣俊吊且請盟。毛利秀包出

質秀吉乃與盟。乞騎一隊。旌旗三十。弓銃各五百。而發。

禎曰。小早川公。炯眼如炬。能料敵審勢。以為毛利氏。畫十全之策。其見卓然。且其吊喪助討叛賊。尤得交隣國之體矣。當是時。微小早川公。則殆結怨。啓禍兩川。吉川小之有功于吾宗藩。率皆如此。明智光秀既弒信長。遂赴安土。悉收其實貨。分與家臣。留明智光春守安土。復如京師。秀吉乃移檄討光秀。將兵四萬。至尼崎。使人往大坂。報織田信孝信孝

大悅。與丹羽長秀、池田信輝往會之。細川忠興、中川清秀又以其兵從焉。光秀聞之，以兵一萬五千次洞嶺。秀吉軍山崎。光秀分兵上天王山。秀吉謂堀秀政掘尾吉晴曰：「賊脫據天王山，非吾利也。子其往吉晴為人勇決，勵衆直騁至山腹，則賊既先。吉晴從後蹙之，弓銃無虛發。賊弓銃在前，不能拒。後騎與秀政軍亦皆至，縱擊殲之。」秀吉遂與賊戰于山崎。高山友祥爲先鋒，中川清秀、池田信輝、張左右翼，健闘大破之。賊率餘衆走保青龍城。衆潰，光秀惶怖，將奔坂本。

夜與左右數騎過小栗栖，土寇遮道，以竹槍刺光秀洞腋而死。明日，秀吉次三井寺，或獻光秀首，命梟之。本能寺遣兵攻龜山，丹波技之斬光秀。子光慶、明智光春棄安土而赴坂本，衆皆散亡。乃殺光秀妻孥，縱火自殺。光秀自舉事，十有三日而滅。

中井積善曰：「光秀狂謀，祇足以資羽柴氏之業矣。自古亂臣賊子，幾何不爲英雄驅除？秀吉重義赴難之志始，酬而取威定霸之勢既成，豈非織田氏無人哉！信雄聞變，數日而後出師，屢踰境而罷枕。」

國史補

卷之九

三十一

國朝纂論

卷之四

三十五

干之義美若。信孝悅秀吉之至。往會其師。此以公子從家臣也。其並不足有為也。可見矣。

尾藤孝肇曰。秀吉為安土君。割髮素絹纏首以討

逆秀。其事與漢高緡素伐楚同。彼猶有三老之教。

此舉秀吉自為之。其見事機有敏於高祖者邪。所

以能統一海宇。其先以此服人心也。

禎曰。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況其臣子乎。及光秀

聲勢未熾。而秀吉電奔星馳。速致其討。最得其機

會。是以成其功。如此其速也。秀吉此舉。足以扶持

正道矣。

秀吉與柴田勝家。丹羽長秀。池田信輝。奉秀信信忠之子

為主。使二叔信雄輔焉。四臣秉政。以近江田三十萬

石供秀信。餘悉分有之。曰。竢孺子長。還信雄取尾張。

信孝取美濃。勝家取江之長濱。長秀取滋賀高島。信

輝取攝之大坂。尼崎。其餘有差。秀吉以其所有地已

大獨辭不受。於是羽柴氏威望益隆。三子憚之。而

信雄信孝爭權。有釁。柴田勝家自恃宿望。疾秀吉猝

出其右。日積猜忌。信孝與柴田佐二氏通謀。欲除

國朝纂論

卷之四

三十五

信雄秀吉而瀧川一益及稻葉通朝氏家行廣等附之。信孝歸美濃。勝家歸越前。約伺間同發。事覺。秀吉言於信雄曰。北地雪深。越人未能動。請疾伐美濃。信雄曰善。秀吉乃將兵五萬圍岐阜。通朝行廣出降。信孝懼。求成質其生母。秀吉乃收軍還于山崎。

中井積善曰。嗚呼。二叔資父兄之餘業。各有大國。若能協心戮力。內撫遺民。外懷舊藩。誰敢侮者。乃以小閥卒惹奇禍。甘蹈袁紹諸子之覆轍。而弗寤也。悲夫。小早川氏知人之鑒。夙日以豚犬洵不誣也。

禎曰。秀吉吞天下之氣。既見於山崎一勝矣。既而與諸將議立孺子秀信。而擅分其土地。無復君臣之禮焉。而信雄信孝兄弟相閱。柴田瀧川諸將爭權。樹黨皆在秀吉術中。而不寤。使秀吉速成其功也。嗚呼。爭亂之世。以智力相勝。朝而臣。夕而君。君臣上下。反覆無常。可不深慨哉。

十月。秀吉收故右大臣信長燼骨。葬之。行儀于大德寺。秀吉自爲喪主。召僧設大會。資給甚厚。詔贈信長

從一位太政大臣。

禎曰。秀吉厚葬信長。可謂有禮于其君者乎。然織田氏有子有孫。不使之為主。而秀吉自爲喪主。何也。蓋秀吉特欲務外觀。以收人望。素非出於至誠者也。其欲代織田氏之意。有不可得而掩者矣。

十一年春。秀吉將兵七萬五千。三道入伊勢。伐龍川一益於長島。信雄出兵助之。柴田勝家欲與一益夾擊秀吉。二月。使作間盛政將兵二萬軍于木本。秀吉聞之。馳至賤嶽。江越人不敢進。秀吉命列塙壁留

諸將分守。退次于長濱。三月。勝家大舉軍于柳瀨。秀吉命益修賤嶽城砦。固守不出。四月。信孝復作亂。應柴田瀧川。縱兵劫略。信孝母質在清洲。秀吉怒。磔殺之。遂將兵至大垣。美濃與信孝戰。破之。

中井積善曰。凡殺質。泄憤以絕敵人牽連之意。非良圖也。况羽柴氏之於三郎。其主之子也。其生母其主之諸姬也。且三郎之舉兵。一婦人何知焉。乃處以極刑。遂加兵岐阜。意在必殺。使三郎不復得悔罪。更過焉。其所名師。則曰我助二郎討叛者也。

然其雄飛之志深害二公子居其上。乘釁先除其一也。苟以此心處信孝亦何有於信雄哉。異日之事可知。己是皆可憎之甚矣。抑信孝棄母畔骨肉再犯以作兒戲之舉。不名爲狂逆則謚爲頑愚固不足齒列矣。

禎曰。質其母而給敵使敵殺之。與自殺之。其間不能以髮其木逆固天地之所不容也。往者明智光秀爲之。今又信孝爲之。爭亂之世雖幸免誅戮。然二子皆亡。幾而遭害則天誅之不可違。蓋亦嚴矣。

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不其然乎。

秀吉將攻岐阜山路將監謂作間盛政曰。秀吉攻岐阜子盍赴援。盛政曰。勁敵列砦限以湖山焉。得踰而進將監曰。敵砦皆固。但中川清秀壁賤嶽址。斬壘不完。間道襲其不意。一舉可拔。秀吉在濃不能疾來。子急擊之。盛政往告勝家。勝家悅曰。我分兵備諸砦。汝過往矣。但得捷即還。慎勿留也。盛政率步騎萬五千潛甲星行。比曉至嶽麓。清秀大駭。與高山友祥出禦之。盛政遣人繞出敵後。燬其外營。軍大亂。清秀退走。

國史

卷之九

十一

盛政乘勝尾之。清秀力戰遂死之。盛政使人報捷送清秀首。且曰：衆疲當俟明日而退。勝家謂使者曰：便道財里許宜亟還。克而懈。殃弗可測矣。頻遣騎趣之。盛政曰：舅氏老而怯耳。不以為意。日既暮。勝家頓足曰：豎子敗乃公事。時秀吉欲攻岐阜。祿川暴漲未濟。午時報至。秀吉距躍曰：敵在吾術中。我獲大捷矣。即命健步五十人先往募浴道。民曰：吾將赴賊。嶽炬火導我。酒食餉我。勗以厚賞。遂令堀尾吉晴留當岐阜。而自提輕兵一萬五千。舉鞭疾馳。及暮山谷皆炬。餉

者爭至。士氣益奮揚。北軍相驚曰：秀吉大軍至矣。盛政將乘暗拔軍而北。適月已出。諸砦爭進。弓銃震之。盛政戰且走。柴田勝政戰死。盛政大敗績。追擊斬首五千餘級。勝家在核山江近。平且敗。聞至。衆懼而潰。勝家欲收散兵決戰。毛受莊介固勸退。自與其屬力戰。死之。勝家獲脫走北莊。勝家治所從者僅百餘人。急議守備。秀吉長驅至北莊。圍焚其郭。國中諸城皆降。散盛政及勝家義子權六。皆見執。勝家乃與室織田氏登城樓。縱火自殺。柴田氏亡。

國史纂言

卷之九

十一

中井積善曰。是役也。柴田氏知敗。羽柴氏料勝。英雄所見。不約而同。獨盛政狃小勝。剛愎自用。以喪師。誤國。易曰。弟子輿尸。盛政有焉。然責亦在委任焉者。可不慎哉。

又曰。柴田氏之有雄名久矣。然一敗塗地。國隨覆亡。胡其忽諸。亦唯恩信無素。下不親其上。之由舊志。稱其荒湎怠政。徵斂亡度。裁斷多偏私。所謂民今而得反之者。良有故也。不則受封於大國。業已十稔。苟政刑略修。而衆稍知所嚮乎。縱不足於進

取。猶有餘於退守。豈猝有今日哉。世謂柴田氏智力不足。當羽柴氏。故以取亡固也。然前師一躓。大兵遂駭散。都城受圍。人不出死力。朔方雄藩。宿夕而夷滅。亦皆智力之不足與。蓋有不然焉者存矣。秀吉相地形。謂洛邑山勢逼塞。困於運輸。且無地可列邸第。不足以待庶邦會同。莫若大坂。宏敞襟帶。河海四達。五通之便。十一月。大城大坂。殫力經畫。課列侯。漕巨石。聚木。所役凡十餘國。及鳩功殿宇之壯麗。塹壘之完固。號為天下第一。遂徙治焉。

中井積善曰。善矣。羽柴氏之擇居也。大坂以形勝。占八埏之中。外足以統萬方。內足以翕四海焉。仁德聖治之迹。迨平安定鼎。永爲廢墟。王室既卑。霸主迭興。各眷戀其土。不暇遠覽。自非羽柴氏。雄圖高出前世。惡得斷然定宅於茲。雖然。所務在險不在德。故自以爲萬世金湯之固。而不免爲人作嫁衣之誚。悲夫。且當天下糜沸。干戈縱橫之日。窮奢土木。重役列國。以奉一己之私。彫瘵之民。孰得無怨嗟。特畏其威力。不敢肆其怒耳。不得諉以

蕭何後世無加之說也。

柴田氏既亡。信孝失援。出奔尾內海。尋自殺。於是秀吉威望日隆。竊欲圖織田信雄。而憚啓端。欲使信雄先發。乃故流言。秀吉有貳志。信雄不懌。十二年春正月。織田氏群臣如安土。賀正。皆見信雄於其邸。秀吉至大津。故不入。信雄滋怒。群臣居間。請盟于三井寺。信雄許之。信雄臣岡田重善。津川義冬。淺井多宮。龍川雄利。皆有膽略。秀吉善遇之。乃料啗彼以利。必聽儻有弗從者。亦足以離間之。先盟而招。四人誘之。三

人皆從。雄利陽許之。臨盟告之。信雄、信雄遽起，馳歸長島。遂議討秀吉。三人諫止，稱疾不出。三月，信雄召三人，命侍臣斬之。遂與秀吉絕。

禎曰：秀吉起寒微，事織田氏，以才略得寵，累加祿封。大國恩眷殊渥，織田父子之遭弑也，趨引兵而誅逆賊，以復大讎，固可以爲義舉矣。而其取天下之志，亦起於此時也。其意蓋謂爲織田氏殪讎於報恩足矣。其諸子皆孱弱，不足以有爲，可奪而代之矣。於是乎與諸將議立孺子秀信，而別供田

祿，擅分土地而有之。既而黨信雄而殺信孝，又一舉滅柴田氏，以勦巨豪。至是又欲除信雄，謠詐百端，情實悉露。於是乎秀吉篡奪之迹，不可得而掩也。初雖有復讎之舉，其如後罪何。

信雄使人召池田信輝，掘秀政森長可。秀吉亦召之，引以大封。信輝心持兩端，秀政長可皆信輝女婿也。俱視信輝去就。初信輝子輝政質于長島，信雄曰：信輝寵於先公，恩遇殊渥，必不負我。今質其子，是待以不誠也。乃送還之。信輝見質子還，與秀政長可決意。

即羽柴氏。

中井積善曰。三子者之於信雄。吾君之子也。秀吉其等夷耳。一錮心於利害。迷亂至此。悲夫。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思往。畏我友朋。三子者。胡弗畏之甚矣。書曰。弗畏入畏。其可弗畏哉。

十三年春。秀吉任內大臣。既而欲為征夷太將軍。故事征夷之寄。咸係源氏。秀吉病之時。故將軍義昭寓京師。秀吉乃求為假子。義昭鄙其寒族。不許焉。秀吉與右大臣晴季菊亭氏議。晴季曰。關白人臣之極。貴重

非征夷之比。公既冒姓藤原。今而為之。固不為不可。奚必足利氏位號之紹。秀吉大喜。迺諷關白昭實辭免。秀吉請為關白進爵。從一位。拜觀之日。諸侯在京師者皆從。儀衛之盛。前代無比。大納言信雄亦從。

中井積善曰。織田氏於是乎。廢耻掃地。夫義昭之昏愚。而孑然留落。猶且不賣姓。以規富厚。織田氏儼然三國之主。矢田之盟。前年冬。信雄與秀吉成而盟于矢田。叙君臣之分者。財半歲。而冠履易處。恬如也。即以今日爵位之異等乎。謝病可也。何以醜然冒其後車之

國史纂論

卷之九

十一日

塵之爲魯連所謂三晉大臣不如鄒魯僕妾者非邪。

國史纂論卷之九終

國史纂論卷之十

長門 山縣禎 編

豐臣氏既戡定中原歲入二百萬石府庫充溢因謂此年師旅荐興將士罷困不可獨自封殖乃設棚於京師出金五千枚銀三萬枚頒與群臣盡晷而畢縱觀如堵

中井積善曰豐臣氏以智力定霸其所施設無足觀者而一時豪族鉅姓屏氣奉戴唯恐不及者何也豈其膽略絕人器度宏潤深得總攬之要天下

國史纂論

卷之十

十一

違則有威。從則有福。故不能不屈折歸嚮。邪頒金一事亦足以見其瓌磊之一端。比諸暴君昏主。唯事培克。左藏右盈之類。大有逕庭。然亦惠之費者。君子不韙矣。且也其所周特係有祿爵者。寬租省征之政。則寥乎亡聞焉。如吾民何。

禎曰。豐關白好施與。賞功酌勞。不敢愛土地。視金帛猶瓦礫。其獲人心亦以此也。視之彼印剋。忍不能予者。固霄壤矣。而世有以其膽勇善戰。起自匹夫。驟致霸業。比諸項王者。何耶。項羽器度狹隘。

素無君人之度。何可與我豐關白同年而語哉。

天正十四年。關白秀吉。建方廣寺於京師東山。塑造釋迦木像。半身高十六丈。購求巨石大木。所課二十國。所費不貲。五歲而就。

永井定宗曰。大佛殿作俑于聖武帝。而後賴朝繼而造之。古人誹之矣。而今秀吉倣其非何耶。戰國以降。海內紛分。戰伐無虛日。農不就田。畝商賈喪產業。萬民飢不得食。寒不得衣。而秀吉不顧惠養之道。殫財貨。極民力。使斯民益飢且寒也。昔漢

父帝欲作露臺使匠人計之直百金帝以為中人
十家之產也即停其舉今秀吉費億萬金而不顧
之功成事遂果何所用哉

中井積善曰豐關白氏非蠢愚佞佛者但其志既
滿務欲為人所不能為以眩耀天下後世故舉動
往往如是吾聞東大寺之役期以二十歲今也限
以五歲而木石之鴻大負軼上古其厲民為何如
也古者惑而為之今則不惑而為之矣攻之其為
不智也則一矣且也出於惑者幸而寤焉其過可

更矣出於不惑者其疾殆不可救藥也

禎曰豐公性好濶大務欲陵駕前人是以為此無
用之舉耳後十年地震破裂其像公視而罵之關
弓射之固知其不靈也而秀賴復起木役再造之
何也大鐘成而豐臣氏不血食巨佛果無益乎人
矣

秀吉數遣羽柴勝雅於濱松勸德川公入京織田信
雄亦數為言公不聽十四年正月蒲生氏鄉堀秀政
等勸秀吉出師秀吉不聽沈吟累日一夜猝興促召

信雄及勝雅曰。孤業已使德川氏來。二人愕胎不言。
初秀吉以異父妹妻佐治日向。秀吉因言德川氏之
室未有繼。孤今以吾妹配之。彼惡不來。猶尚弗從。煩
吾太夫人一行耳。堀尾吉晴生駒親正。在傍曰。妹氏
安在。秀吉曰。適佐治日向者即是。翌日使吉晴親正
諭旨。日向答曰。君父之命。雖不道。而無所逃。遂絕昏
遣妻而自殺。二月。秀吉遣羽柴勝雅。富田知信等於
濱松。致其意。公乃許昏。四月。本多忠勝如京師納聘。
夫人至自京師。八月。秀吉密致手書請公。西上。曰。猶

未諒孤意。當以吾旭臺太夫為質。公依違答之。九月。
秀吉使淺野長政。富田知信。申前約。公許之。秀吉大
喜。參議秀長秀吉異父弟諫曰。以母為質。如天下後世何。
秀吉哂曰。非若淺中所及矣。十月。旭臺至岡崎。公乃
如京師。見秀吉於聚樂第。

中井積善曰。豐臣氏弭天之威。既樹萬全之基。於
是苟能蕩滌前日詐力之習。推恩仗義。示以大信。
天下孰不響應。猶何病於德川公之不競焉。乃區
區欲繫以姻婭之私。而計無所得。遂殺女弟之夫。

國史纂論

卷之十一

四

壞婦人之節。權以濟事。可醜之甚。此而可爲。則亦無所不至矣。且也使婦人氏。苟有古烈女之風。則事必不諧矣。關白之行。險僥倖。豈不殆乎哉。

又曰。豐關白。錮心於功利。苟求其所大欲。至以母爲質。秀長之諫。以正乃目。而爲褊狹。後世或雷同其說。指以爲非常之權。何謬之甚。昔者源義朝。外逼於王命。內不勝一身之私。遂弑其父。天下思唾其面。今也豐臣氏威福之隆。非有脅逼之勢。而特爲是不順之舉。恬然不耻。何也。苟以是心。當怵惑

窮蹙之際。幾何不爲義朝之續矣。易曰。履霜。堅冰至。傳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此之謂也。然則當時何以處之。曰。此不待求諸他岐。旁徑。獨在推至誠。布大信而已矣。誠信達。而天下不服者。未之有也。

禎曰。豐公有西征之志。而不能無東顧之憂也。是以急求和於濱松。險謀詭計。其心亦太苦。竟至以其母爲質矣。而不能免萬世不孝之罪也。公本以詐力得天下。不知以正道服人。其心愈僞。而其謀

愈拙書曰。作偽心勞。日拙。豐公之謂歟。

十五年。關白秀吉。大舉征薩摩。薩侯義久降。九國悉平。於是論功行賞。徙小早川隆景於筑前。割豐前六郡。封黑田孝高。治于中津。以其二郡。封森勝信。治于小倉。以筑後三郡。封毛利秀包。治于來目。以其三郡。封立花宗茂。治于柳川。大友義統。高橋統增。皆復舊封。其餘黜陟有差。黑田孝高之就封也。土豪拒命者。所在綦布。孝高與子長政。分兵進勦。關白聞警。令吉川廣家助之。合擊平之。筑前侯隆景之就封也。蠲苛

法。革舊弊。整飭士風。綏懷反側。布寬大之政。務與民休息。境內悅服。嘗慨喪亂之久。人不知學。乃募下毛足利。學規于名嶋。治所設庠舍。建聖廟。行釋菜之禮。使大夫士庶入學。親臨勸勉焉。吏民觀聽。靡然成風云。中井積善曰。筑紫之亂。久而始定矣。黑田氏播人而起。身乎微祿。一朝展驥。邈爾西徙。以受草昧之建。土人強梗之習。宜矣其猖獗不從命也。自非父子英武絕人。惡得戡定如此之速哉。然其初政之美。則未有傳也。小早川氏。藝之賢將。身致通顯。屢

從航海之役。其自三原徙豫地。又接紫海。威名久布乎西土。故就封之始。已足以帖服國人之心。且其治教兼明者。實卓越乎一時。乃風化之易易亦宜矣。今姑舍其名望。特與黑田氏。絮材量器識。其深淺高下。亦可坐而定焉爾。

十六年春正月十四日。天皇幸關白豐臣秀吉聚樂第。上皇及諸皇子宗室妃嬪皆往。關白迎扈。文武百官諸侯皆扈從。縱民觀焉。四方奔波重沓。父老或流淚曰。不圖今日始觀太平之象。天皇留御累日。凡幣

獻之腴。供億之殷。實踰前古。十五日。關白使諸侯盟于御前。載書曰。凡同盟之人。一心協力。同尊王室。茂弛勤勞。王官之邑。茂有侵牟。關白所令。茂有沮格。無愆義。無縱欲。相戒相飭。世世罔有渝斯盟。十六日。大宴公卿諸侯。上皇天皇賜御製和歌。關白以下皆應制。廣歌十八日。天皇還宮。關白抬輦下。戶稅充供御。以爲定額。

中井積善曰。王室之卑也尚矣。豐臣氏能執太節。舉盛事。使蒼生仰日月。未光比諸應仁。間陵替之。

國史雜論

卷之四

七

極實為霄壤。祖宗在天之靈，不為無所慰矣。若天
身發乎閭伍，風雲之會，揮馬策以答群雄，戡定之
勲，蔑視千古，初無所恃於朝命，而恭順如此，實可
嘉尚焉。雖然，陽尊王室，陰樹己威，挾以令諸侯，成
屋上建瓴之勢，使天下益不敢枝梧牛耳之命，雖
以王家勤勞為盟首，而其所主在乎使列侯不違
己令耳。假而不歸，是則可憎矣。故曰：五霸功之首
罪之魁，善夫。

禎曰：秀吉不率諸侯以朝天子，而召天子於私第，

會諸侯以盟焉，不幾乎所謂晉侯河陽之會耶？秀
吉意蓋不在尊奉天子，欲以觀己威於天下也已。
豈可以為訓哉。

關白以府藏充溢，復棚于聚樂第外，出金銀各三十
六萬五千兩，以供乘輿。徧後宮宗室公卿，餘如乙酉
故事。

禎曰：豐公頒金之舉，於此再矣。世至今稱其豁達
大度，以為美談也。然比諸先皇屢免租免調之
政，則其所施亦狹小矣。且厚收之民，以散之於公

國史纂論

卷之四

三十一

卿將士之間其於民則病矣唯是欲一旦駭人耳目以收當時將士心者豈仁政云乎哉

初關白遣人至相摸諭北條氏入朝氏直託以事故遷延歲月關白復遣人讓其不庭尚不朝群臣或諫之氏政曰函關天險而東人驍勇世稱關左八國之兵敵天下之衆非虛言矣且相之與京畿山川隔絕關白未如我何也已天正十八年春正月關白奏請討北條氏直三月朔入朝陞辭天皇下詔錫節刀二日帥畿內諸道兵十七萬發京師關白著假鬚帶金刀軍裝究鮮麗下令縱觀焉

安積覺曰古者將帥出征有賜節鉞之制節所以示其信鉞所以專刑戮也養老四年以多治見縣守爲持節征夷將軍下毛野石代爲別將軍阿部駿河麻呂爲鎮狄將軍延曆七年紀古佐美爲征東大將軍藤原忠文討平將門建武二年左兵衛督新田義貞征足利尊氏皆賜節刀以顯天誅自時厥後皇綱解紐禮典廢圯群雄縱虎狼之威宸極喪

龍鳳之德。征伐不由朝廷出。節力之制。邈焉靡聞。關白秀吉征北條氏之不庭。賜以節力。誠曠世之盛舉也。然其著假鬚帶金刀。務為華飾。誇耀路人。殆非將帥之所宜為。雖假王命。實侮慢之。君子有以知天不祚其亂也。

中井積善曰。豐臣氏之師有名者三焉。山崎之役。復君讎也。西征薩東。征相奉王命也。復讎物情所允。心公而迹正。所以啓霸也。二征雖非無私心。而敵愾之號。夫人惴惴不得議焉。所以成霸也。夫乘

鷹揚之勢。臨以順名。天下孰禦之。天下莫禦而皇威亦不為無所伸矣。當是時。諸侯昏虐。生靈塗炭。而王室既卑。六師之討。寥乎絕響。則斯舉也不可無焉。嗟哉。予也。又有取乎伯功。其得已乎哉。

關白圍小田原城。累月不下。北條氏將松田憲秀。因堀秀政。潛納款於關白。欲賣國以要重賞。關白陽許之。既而密貽書于憲秀。促內應之期。且曰。事就則予相豆二州。憲秀會于堀。議焉。僉從之。次子直憲號泣固諫。憲秀不聽。直憲夜竊見氏直曰。臣願乞下人之

命以告大事。氏直與之盟，乃涕泣告故，請宥父死。明日，氏直召憲秀，使人詰其反。憲秀佯驚曰：「是反間耳。」曰：「直憲告之，憲秀色動。」遂囚之，悉收其黨。直憲亟請免父，弗許。

安積覺曰：「直憲首其父憲秀之逆謀也，不告則氏政父子被弒，告則憲秀誅，寧殺其父而不忍其君之就死，其心良亦苦矣。」近世山崎嘉著之《大和小學》與唐李璣併論，故世人往往惑其說。余秉考其實，直憲賊子也，豈可與璣併論哉。璣言於德宗曰：

臣之進言，非苟求生。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矣。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李泌亦有言曰：「璣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璣之敗死，璣先及其二弟而自殺。夫君父一也，璣不幸而處木倫之變，故以死繼之。舍此復有何策哉。直憲不能死於父死之日，而從氏直於高野山。及氏直沒，事前田利長，食厚祿，保首領，老死牖下，知有君而不知有父，視息人間，恬不為耻，實為萬世之罪人，不可與璣同日而語，明甚矣。

中井積善曰。英春直憲一之事可憫矣。不告則傷乎君。告則傷乎父。忠孝不兩全之論。於是乎起矣。然凡是之類。其人既不深原而議者亦不詳究爾。豈人身大節而有不可兩全之理邪。蓋當其變。熟諫苦諍。冀其一寤。既竭心力而弗能得。他岐旁徑。不可復問。唯有死以先事而已矣。雖無濟於所天也。一死而臣子之責塞矣。謂之兩全不亦可乎。夫大逆罪不容誅。英春告而求免。惑之甚也。關白遣羽柴雄利諭氏直曰。子若行成。當封以武相。

二國。即日班師。贈以載書。氏直受圍累月。窮蹙不能支。遂與約降。秋七月乙巳。悉出城中。兵輸城而去。氏直氏直出居城外。秀吉遣使賜自盡。送其首於京師。梟之於一條戻橋。故氏直於高野山。

安積覺曰。北條氏政藉五世之資。握八州之權。國富兵強。當時無與抗者。關白遣使敦諭使之朝京。師禮也。氏政父子傲忽。以為我豈俛首立彼下風乎。彼儻怒而興師。何足介意。待其使甚疎。而遷延歲月。竟不朝。秀吉赫怒。遂假王命以討不庭。師出。

國史纂要

卷之四十一

十一

有名所向克捷譬如疾風之掃檣葉厥功偉矣自古負固憑險不修德而唯力是視者鮮不敗亡如蜀譙縱孟昶是已。

青山延于曰人君之寶莫大於信易曰渙汗其大號言人君發一號出一令猶汗之出不反然後可以服天下也是以齊桓不背曹沫之盟晉文不貪代原之利何則得地而失信二君耻之此其所以霸也秀吉之討氏直既已許其成約以封國及其去城放殺其父子不信孰大焉秀吉以狙詐之術

籠絡天下苟貪一時之功不為萬世之慮一旦以天下付之藐諸之孤而欲其不傾豈可得乎。禎曰豐關白責北條氏入朝雖非無私意然辭直理正而北條氏不從是蔑朝廷也關白雄武絕倫威服海內挾王室而據中原其勢孰得而抗之而北條氏負險恃強而不敢服亦可謂不度力者矣於是關白大舉奉王命以討其罪而北條氏負不臣之名以受天下之太兵何以能敵之哉其亡國覆宗宜矣。

關白以北條氏舊疆伊豆相模武藏上野下野安房
上總下總八國封德川氏以參河遠江駿河甲斐信
濃五國封織田信雄信雄辭封不受秀吉怒曰內府
非治國之才孤特以其先君之子厚待之辭者何也
遂奪其封放之於出羽秋田

中井積善曰織田氏之辭封似也其意蓋謂我其
君之子也尾勢我祖先之地也我豈受彼封之爲
哉雖然甲申之成盟血未乾既無君臣之迹爾後
豐臣氏日滋貴盛織田氏脂韋柔懦信其穿鼻乃

今日之舉有自來矣抑夫祖先舊土其所自有焉
未嘗受之他人也故織田氏心之所尤羞在受彼
朱章矣豐公甚欲威福之已出也故意之所尤注
在頒我朱章矣德川公知之而不辭焉織田氏智
慮不及乎此一言撻怒遽取放竄之殃又誰咎乎
詩云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
言思之躬自悼矣織田氏之謂也若夫豐公所處
之暴固不埃論焉

青山延于曰秀吉之於信雄也陽厚之而陰擠之

欲奪其封地。而無釁之可乘。夫尾張天下膏腴之地。信雄之不欲徙封。秀吉固已知之。故封以五州。而使信雄辭之。而後遂併奪其舊封。何其為詐謀之巧也。不然信雄辭封。何罪而竄謫之。秀吉之失刑亦甚矣。

禎曰。德川公勇武。秀吉所素畏。而關左八州之地。士亦稱驍勇。今增地而徙英雄於此者。何也。蓋改封以賜封丹。欲以成君臣之勢。是秀吉之素志也。託賞功以賜封丹。非增地則勢不可也。尾大之患。

不暇慮矣。織田氏非有木功。而亦增地徙封者。其意亦唯在此焉耳。

七月十四日。秀吉發小田原。如奧州。十五日。至江戶城。大道寺政繁。以北條氏之世臣。先衆而降。為利家景勝之前驅。攻關東諸城。於是秀吉惡其不忠。戮之於櫻田。

安積覺曰。大道寺政繁。四世之祖。從北條早雲。來于關東。開拓基業。七人之一。而居松枝城。世秉政柄。一旦見北兵之強。不能死守疆圍。而首降於前。

國史纂論

卷之十

十四

田利家爲之先導肆其不噬秀吉誅之以懲不臣者頗有漢高戮丁公之風此不可與殺降不祥者同日而語矣

關白好兵喜事功力欲陵駕前人誇耀後世於是東國既定海內無事而心不自足以明不修好朝鮮成豐竊有外征之志先是朝鮮王李昖使其臣黃允吉金誠一來聘其還也關白作書以答之且使柳川調信僧玄蘇與俱赴朝鮮朝鮮館之東平館使誠一私饗二人調信曰我主欲通明明不答禮故欲伐之耳

貴國蓋居間和解之誠一依違玄獲厲聲曰今日之議不得首鼠兩端不欲講和乃欲戰耳因辭訣還關白又遣宗義智諭之朝鮮竟不報關白益怒決意西征乃下令造膠艦巨艦使九鬼嘉隆督之遂命沿海諸國皆具戰艦時糧芻令列侯就國治兵下符徵發諸道兵命建行營於名護屋肥前規模宏麗所費百餘萬金於是立內大臣秀次爲嗣上表乞老請以秀次襲關白自稱太閤文祿元年春三月太閤發京師四月至名護屋諸道兵二十萬分爲八隊以淳田秀家

爲總督軍已發名護屋。小西行長冒風濤先達于釜山浦。圍其城。拔之。進攻東萊。破之。於是郡縣望風奔潰。我軍長驅連拔諸邑。無敢拒者。加藤清正直進至熊川。行長攻忠州。拔之。斬其將申砬。忠州敗。報至都下。大震。朝鮮王李昖出奔平壤。
林道春曰。唐太宗者明君也。而以好名故。遣衆擊高麗。而敗績。生還者鮮矣。秀吉亦有此役。殆七八年。果何益也。二國之民命屠滅而已。玩兵黷武。嗚呼惜哉。

安積覺曰。按諸書皆言太閤之擊朝鮮。以喪子欲忘其憂也。夫興無名之師。遠攻外國。窮兵黷武。竭天下之力。以效神功后之所爲。此豈出於一旦悲愴憂鬱無聊之餘者哉。因讀朝鮮征伐記。詳載其由。曰。天正中。織田信長以秀吉爲大將。以擊毛利氏。賜兩傘馬標。曰。征討功成。則全以中國與汝。須乘其勢。以伐九州。秀吉曰。平定中國。在臣掌握。唯兵機疾速。勢在呼吸。每事啓于安土。取決。則必失機。而不可制勝。今蒙殊寵。賜以馬標。是使臣得

專閫外之寄也。降者撫之，叛者討之，隨宜制變，師無壅滯。此在臣之方略耳。今不命舊臣宿將而命臣，覆燾之恩，無任感激，敢不夙夜驅馳，以傾其巢穴。哉。臣征伐九州，得立功，則願賜九州一年之賦稅，乃儲芻糧，造戰艦，以取朝鮮。於是封臣於朝鮮，則願賜教書，以伐大明。儻無教書，則彼必以臣為海寇，此辱國也。故豫請之，藉君威靈，席卷大明，合三國而為一。此臣之素志也。聞者竦動，信長大笑，賞其大志，遂許關西軍務，不須稟白安土。蓋秀吉

智算有餘，洞見信長猜忌，功臣終遭殺戮，故不欲受封於日本之地。此韓信彭越之所不知，而張良所獨知也。漢高寬仁大度，猶且如此，況事中之主者，其可不知良弓走狗之譬哉。此說雖或得於傳聞，而朝鮮之役，蓋有所由來，而欲遂其初志，託忘憂以發之也。雖然，在信長之世，則猶之可也。及躬操天下之權，則何危懼之有，而必欲遂其初志哉。究其端緒，不過天下既平，無所用武，不能自克其侈心，而欲耀威武於外國而已。

中井積善曰。豐臣氏當韃索之日。不知休息之誼。益錮心於功名。窮兵黷武。驅瘡痍之民於海外。毒流天下。禍加殊域。歿其世。無復寧歲。一時戡定之勲。蕩然掃地。宜乎神人俱怒。竟成覆亡之殃焉。微我大君。天下之亂。何時而熄。自古賢明之君。將興暴君。必先爲之毆於乎天也矣。

禎曰。我日本大海環之。實天險矣。能使沿海諸州防外寇之備。莫懈焉。而明政教以能守邦域之中。則土地膏腴。百穀豐美。金鐵魚鹽。絲絮竹木之產。無所不贍矣。何必貪殊域異邦之土地財貨之爲哉。豐臣氏之征朝鮮。可謂妄舉矣。且太閤齡已高。秀次不肖。縱令克韓滅明。一旦得其志。徒以兵力取之。而人心弗服。太閤一旦瞑目。誰能守之。其復失之必矣。既失彼。又必失此。豐臣氏之鬼。於是乎餒矣。且踰海越韓。以征明國。安保其必勝哉。太閤此舉。狂妄亦甚哉。

行長攻平壤。克之。李昞走義州。告急于明。乞援。明主乃命遼東副總兵祖承訓。史儒。率精兵五千。以救朝。

鮮行長擊破之。斬史儒。承訓僅以身免。明兵部尚書石星以承訓敗。欲起木兵。以浙人沈惟敬嘗來我國。諳我國事情。且與行長有舊。乃遣惟敬議和。欲使我弛備。因以集兵。於是惟敬入朝鮮。見行長。極陳和好之便。行長素喜和議。約以七條。其一和議。其二割朝鮮三道與我。其三通聘。其四封爵。惟敬許諾。行長欲待其報至。而徹兵。冬十二月。明主使遼東提督李如松。兵部侍郎宋應昌帥兵五萬。以援朝鮮。二年正月。如松攻平壤。進至碧蹄館。小早川隆景。立花宗茂等。

擊破之。如松墮馬。明兵扶去。會惟敬見如松。說和親之事。如松然之。乃令游擊周弘謨同惟敬來諭我軍。惟敬與行長約曰。事成則還二王子。如藤清正所擒朝鮮王子漢城之將徹兵而去。李如松亦收兵而還。行長疑惟敬與平壤之軍通謀。不肯從其言。惟敬乃密與石星謀。以監生徐一貫。生員謝用梓為使。多齎金帛。賂行長。於是諸將亦皆疲於久役。悅和議。遂定和。徹兵而去。六月。一貫用梓與惟敬至。名護屋。謁秀吉。秀吉厚禮之。命行長等還朝鮮。二王子使內藤如安與惟敬俱。

如明命諸將分守諸城築城穿塹爲久留計

安積覺曰沈惟敬市井無賴舞智揣摩石星變詐百出星力主和議惟敬往來平壤釜山之間覘我情實小西行長欲沮加藤清正進取之功故與惟敬相爲表裏欺誑太閤皆挾私行險非爲國家者也徐一貫謝用梓之使干名護屋實神宗之所不知而惟敬之所爲也夫合二國之歡解戎馬之紛極爲重事監生生員非行人之職豈能辨之哉神宗果以此輩爲使則虧損國體莫斯爲甚太閤不

知其詐以爲信然接遇二人甚厚武將不習外事固無足恠而禪僧承兌靈三永哲之徒皆侍惟愷以備顧問而僅知文字給筆札而已潭潭幕府皆爲惟敬所給惜哉至於神宗以李宗城楊方亨爲使而惟敬之姦始彰石星坐之下獄死惟敬相踵伏誅而朝鮮再罹兵禍小人之誤國家其可畏哉太閤待惟敬報問久而不至一日會列侯大臣曰征韓諸將皆不勝任我當親往留而統大政德川亞相其人也亞相在焉我無內顧憂我以兵十萬將中軍

加賀宰相以十萬將左會津宰相以十萬將右一戰
 舉韓鼓行覆明巢正帝號撫華域實千歲一時卿等
 亟具舟艦德川公弗懌曰殿下親征我安獨留請先
 往淺野長政彈正謂公曰殿下孤憑矣公勿以為意
 太閤彪怒援刀擬長政長政神色自若曰死而有益
 於國家闔門寸斬唯命曩日喪亂之久天下糜沸以
 殿下戡定億兆欲息乃猝興遠役玩武黷兵瘡痍之
 民忍痛荷戈老弱瘁於漕挽加以國計之匱徵歛亡
 度愁怨之聲都鄙相接今而殿下航海則群盜乘

虛蠶起四方及側子將響應而雲合天下危機在此
 一舉願及今疾罷征韓之師振旅於京師縮凶器布
 寬典共民休息天下幸甚太閤滋怒利家氏鄉麾長
 政退長政還舍待罪居數日肥後急警至初薩人梅
 北宮內在肥聚群盜時加藤氏不在襲佐敷取之郡
 邑多畔而應之太閤聞警大愕遽召長政曰吾甚慚
 汝言請遣汝子幸長討賊長政大喜已而國人殺宮
 內幸長未至而亂平。

藤井臧曰孔子曰無遠慮則有近憂信矣豐公將

自伐明未發而有梅北之事。若無長政冒死以進言。使公卒踰木洋。則蕭牆之憂。豈可量哉。昔者齊景公遊於海上。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顏燭進曰。君樂治海上。而六月不歸。倘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公乃歸矣。中道聞國人謀不內也。又元世祖欲伐日本。王磐諫曰。日本孤島海道險遠。勝之則不武。不勝則損威。請勿伐。世祖遂以。至元十八年發數十萬兵伐之。不克。生還者僅數人。夫顏燭與王磐皆是欲使其主有遠

慮而無迫憂者也。其一則從諫而不失國。一則不從而大黷武。併與我豐公之事。皆後世人君之所宜深察也。

中井積善曰。善夫彈正之爭也。雖其言不悉行也。一時狂謀爲之沮。則所補不淺淺也矣。自是役之興。中外明知其非。又知豐公之僥倖不可撓也。故與其言出而禍隨也。寧結舌以遠害耳。彈正忠憤之氣有積而後發。張壯膽批逆鱗。非有肥之兵變以霽其惑殆矣哉。當時豐公之門。猛將謀士如林。

徒知致死於鋒鏑之下爭功於智力之末至於國家大計蓋闕如也乃彈正氏蹇蹇匪躬之節其所關係尤大且重實可嘉尚焉爾矣

關白秀次一日遊六角義鄉之第謂義鄉曰人皆患多遺忘我能記事義鄉答曰不然曰何由知其不然也曰以君職位忘天下之蒼生譬猶以父母忘子也遺忘孰大焉秀次赧然

藤井臧曰以秀次之凶虐此類於義鄉之一言何也羞惡之心在內也既有羞惡之心而獨無惻隱

恭敬是非之心乎而秀次終身不能為善非是下愚之不移繇其臣謂吾君不能而不責難也若有汲汲責之者縱不能醇去泰去甚何必至為天下之大戮矣以此言之諸臣之罪重於秀次天咎曷免宜其與秀次俱就死者之衆也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正謂此也

禎曰義鄉之答秀次與孔子以夏桀忘其身答魯哀徒而忘其妻之問者意正相類可謂因事而能諫者矣而秀次不能從其言蔽錮之深亦未如之

國史纂言
卷之十
何而已。

文祿四年秋七月。太閤秀吉殺關白秀次。初秀次既襲職。驕侈無度。性又殘忍。動輒手刃侍臣。夜數微行。斫人于街路。又自城上以銃彈人。以為笑樂。上皇之崩。不數日出獵朝鮮之役。秀次留京師。日事盤樂。黑田孝高諫曰。太閤櫛風沐雨。有年於茲。春秋既高。尚在行陣。公受太閤之恩。尊榮至此。而宴安自逸。公之報恩何其薄也。願速赴行營。指麾諸將。以慰天下之望。秀次不納。及秀賴生。威權浸衰。自後每出獵齎兵。

仗警衛甚嚴。石田三成增田長盛等。數短諸太閤曰。關白有異志。至此太閤召執之。放于紀州高野山。尋賜自盡。三成請而梟秀次首于京師。於是太閤併秀次。妻子妾媵三十餘人。皆處斬。瘞尸於一坑。標曰畜生冢。

安積覺曰。秀次以斗筭之器。居鼎鼐之任。驕奢淫佚。失為人子之道。其不保首領宜矣。太閤及其怒。何其慘也。瘞之一坑。號畜生冢。果何謂歟。後趙石虎殺太子邃。及其妃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理。

國史纂言

卷之十

二十四

於一棺。太閤不知虎之所為。而其事相類。豈殘忍之性。不期而適然乎。抑亦甚矣。

中井積善曰。嗚呼。秀次之昏極。自足速亡。然未有大道之心。則其亡也。三成之譖矣。太閤既念廢立。而秀次之辜又大矣。然未有必殺之意。則其死也。三成之譖矣。殃及池籩。舉室魚肉甚矣。譖人之害也。巷伯詩。欲界豺虎者。不為過矣。然使我無釁之可乘。無聽之可窻。則雖有百譖人。亦未如之何。可不慎與。

慶長元年秋七月。明使楊方亨。沈惟敬。與朝鮮行人黃慎。至伏水。太閤曰。我既撤師。而朝鮮未效三道。是給我也。當使王子來謝。而今命賤臣。是輕我也。乃責讓黃慎。不得謁見。九月二日。太閤引見明使者儀衛甚盛。使者進封冊。金印冕服。及諸位衣冠五十餘具。行長導二使入。二使駭其壯嚴。振恐股弁。太閤親慰勞之。三日。饗使者。太閤喜。謂我威略遠。布今得王明國。乃着明冕服。群臣皆以位次着明衣冠。以行禮。禮既畢。太閤令僧承兌讀封冊。行長私承兌曰。冊書必

不如惟敬說請姑臨文。隱諱緣飭以完事。承兌不聽。進誦之。至曰。茲特封爾爲日本國王。太閤彪怒變色。口出沫。立脫冕服。併冊書。拋地曰。嚮行長言。明主封我爲明王。故命班師。日本在我股掌。爲霸爲王。彼何與焉。乃召行長。盛氣責之曰。汝忘恩背義。與虜通謀。欺罔以辱國家。寸斬不足以謝天下。行長戰悼。無復人色。刮席對曰。臣罪萬死。然事由三奉行。非臣所專。乃出石田增田長束定封文書數通。以証之。承兌亦委曲救解。太閤怒稍釋。以三成方寵事。寢不問。於是命諸將再征朝鮮。

中井積善曰。石田小西欺罔之罪固也。然明豈有以其國號封外國之理哉。太閤武人昧於事體。信以爲實然可笑矣。人之無學。莫甚於茲。時故舉一世爲沈豎子所愚弄。以取嗤於異域。貽羞於後代。是可嘆也。

禎曰。行長三成等欺君辱國體。其罪不可不正也。而太閤釋而不問。一失典刑。使小人益恣其姦詐。妬功嫉賢。離間君臣。莫所不至焉。故太閤屍肉未

冷。交構禍亂。幾覆宗社。果誰過歟。

慶長二年夏六月。前筑前國主權中納言小早川隆景卒。隆景爲人。英邁沈毅。起自沼田一城主。累功爲大藩。太閤敬重。屢引參大政。壁幸忌之。不能中傷。及病革。遺狀誡藝侯曰。天下不久。當分崩。子慎保四境。勿預外事。子之才。創業不足。守成有餘。若越境爭霸。盟則削弱。之禍必至矣。子銘心勿忘。

安積覺曰。小早川隆景將略似其父。元就而智謀過於其兄。元春嚴島之戰。猛厲無比。卒能摩壘陷陣。載

晴賢而元就之基業得以恢廓矣。及秀吉與輝元相持。備中聞光秀之亂。講和乞援。將佐皆欲乘其弊。掩擊之。而隆景以爲不可。竟許和親。毛利氏封疆完固。得無玷缺者。隆景之力也。秀吉器重之。封以筑前。引參謀議。隆景以爲坐享大國。必非太閤之所安。吾無子。不如養其子姪。以傳之。乃請養其甥秀秋。秀吉悅而許之。此其識度遠出於當時諸將之上者也。臨終戒輝元曰。天下雖崩離。必勿與爭焉。唯須固守封疆。昔秦王猛臨死。諫符堅以勿

伐晉堅不能用。竟亡其國。隆景之才識。雖以王景略擬之可也。

中井積善曰。予平素數當時豪傑。必先僕指於小早川氏。蓋始焉明智之亂。謂天啓羽柴。曉藝侯無與抗矣。終焉搦禍亂未熄。大任有所歸也。勸藝侯無與爭矣。可不謂智歟。且其於豐家也。方夫微知其與方夫顯。知其亡智亦深矣。身。在。行。間。數。十。年。所向無敵。朝鮮之役。斯翁矍鑠。推明人新勝之銳。夫勇冠華域者。爲之膽落神泣焉。撤營之策。無亡

矢遺鏃之費。而使虜不敢窺焉。實非匹夫之勇矣。當干戈倥偬之日。興學執俎豆。使臣民藹乎趨禮讓。爲近乎仁矣。太閤倚以爲重。讒夫側目無間。可乘者宜矣。傳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小早川氏有焉。

蒲生秀行之母。織田氏故右府信長女也。有殊色。太閤召之。弗聽。乃使謂之曰。不來將不利於孺子。織田氏矢以死。群臣懼。或勸之。織田氏悲號。薙髮示意。太閤怒焉。秀行柔懦。舊臣驕傲。不能居公室。於是有挾

私相殺者。太閤乃收秀行，封會津百萬石，移之宇都宮。毛下食十八萬石。

中井積善曰：京師一鉅儒，嘗論織田夫人，以爲一婦人守子子之義，以崩墜先業，使列士大夫爲之流離四散，其室家數千萬人，遽至凍餓不仁之甚。君子不取焉。履辱一身，以全一國，可以爲仁矣。惡是何言也。古不云乎：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是聖賢明規，復奚容異議。織田氏之節，所謂疾風知勁草者，彼何人不嘉其可嘉。

而不醜其可醜，一錮心於功利，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故予目之爲霸學。

禎曰：太閤老而尚溺色，欲奪人之孀婦，又蓄怒以禍人之邦家，其昏惑如此，固非爲人上之道也。既不可以示教於天下，亦不足以貽則於後世，能終其一世，則幸矣。何能保其身後哉。

慶長三年春三月，太閤遊醍醐山，世子秀賴及元妃諸姬皆從焉。輿馬服飭，競爲華麗新奇，令京極高次、福島正則、增田長盛等護衛四郊，群臣或於山間設

茶房酒亭彈巧以伺候顏色。上皇使使者慰問公卿。爭贈遺。列侯守令以至畿甸富戶。饋獻闐咽。以水陸珍奇相高。奇技淫巧眩耀人目。以市恩寵。太閤驩甚。伎樂徹夜。供億賞賜之費。累鉅萬。醺飲之盛。前代無比。愚民駭悅。傳為盛事。

中井積善曰。君人者。顧戀富貴。縱欲如此。而以克永世。非攸聞也。世傳當時或榜於道。傍曰。奢者不久。太閤見之。令大署其傍。曰。不奢者亦不久。嗟。虜是亦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哉。

禎曰。盈者缺。極者變。天之道也。是故聖人常謙抑。挹損。恐至盈滿矣。豐公恣意縱慾。窮極滿盈。至於此。終不知抑損以持盈之道也。君子是以知其死亡之不速矣。是歲公薨。越二年有關原之敗。豐公終身之成功。於是蕩然矣。天道不爽。其如此乎。可不畏慎哉。

八月十八日。從一位前關白太政大臣豐臣秀吉薨。年六十二。作遺令曰。菅亞相護遺孤。居大坂源內府。在伏水乘大政。又令召還外征諸將。而後發喪。

林恕曰。秀吉者希世之士。能成希世之大事。然其言行背而大義缺矣。彼馬首東向。問明智之罪。雖討舊君之讎。其實在立己威也。龍寶山之葬。似義帝之縞素乎。其實在懷衆心也。奉信雄廢信孝。雖正嫡庶之分。其實在壓勝家也。及其強大而視秀信如路人。以信雄爲臣僕。沒尾勢之地。而有謫遷之行。信長之靈。豈不含恨乎。由是言之。則秀吉之罪。不可免也。當時秀吉。若有遜讓之意。擇織田諸子。以立之。躬輔翼之。以執其政。則忠義功名。誰容

呼於其間哉。何爲忘匹夫之賤。瀆則闕之官。自踐宰衡之位哉。師範之材。儀刑之德。安在焉。如朝鮮之役。則雖振威於異域。其要何在哉。暴露殞命。苦戰困身者幾人哉。况其舩馬之勞。糧食之資。損國郡。疾編氓者。幾年歟。問其功業。則唯是洛外一堆之耳塚已。皆是不學之謬也。

中井積善曰。嗟哉豐公。可謂曠世之豪矣。身生窮閭。自奮乎奴隸之中。世傳其竊金。露寸祿。猶居環堵之室。時娶高臺。豪席而坐。瓦尊敗釗。親酌而成。

儀甚矣如此之敵也。然壯歲既封侯，齡始半百而位極人臣，幾致太平在我日域，振古無比焉。蓋壯圖雄略，所謂天授者耶？其馭群傑，殊賞大封，曾不顧吝，則有漢高之度，北伐南誅，西討東征，所嚮無前。凡躬親將者，莫不摧陷剋夷，則有項王之勇。挫衄不得志者，小牧一役已小牧之役在天正十二年秀吉之兵為德川氏所敗亦非如坂下之窮矣其好大喜奇盤遊侈靡土木究奢滄溟驥武務凌駕前人則與秦皇漢武相頡頏焉。其顛翁張與奪之權弄天下於股掌雖有

逆節殄行，而人亦不敢枝梧，則與曹瞞伍焉。其尚友源征夷秀吉東征之日遊於鏤倉觀源賴朝塑像曰自古徒手取天下唯吾與子而已然子名族不如吾起人奴也雖然吾創業之友千載唯子三拊摩背而出則與石勒論光武倫焉。嗟哉豐公可謂曠世之豪矣。晚悔外征又睹其臨歿之言欲令終保後之意亦勤矣。雖然首之以螟子之狂昏尾之以孺子之愚駭實豐公之不幸而亦天也。但貽謀大乖寵任匪人禍機既動而不知墳土未乾而群姦僨事此孽不免於自作豈亦天心有所歸而然歟。豐公終身之功業

予一言斷之曰長於進取而短於退守噫

尾藤孝肇曰豐國礪礪落落氣象頗似石勒而膽
略殆過之其代安土氏興雖未免欺孤兒寡婦而
掃蕩海內以濟二百餘年塗炭之民其功誰及之
者惜乎其能救亂而不能成治古人云兵猶火也
弗戢自焚若豐國可謂弗戢

賴襄曰駕馭天下之群雄使其盡爲我用而不我
叛者何以致之乎與土地金帛不啻乎授高爵顯
位不惜乎世稱豐臣太閤之能駕馭群雄恃此二

者嗚呼使太閤果徒恃此二者則元弘建武之政
是已足利尊氏是已元弘建武之事姑置之如尊
氏所使皆其家臣用以夷其敵隨與其土地而已
是易爲力也太閤之定天下割據之國存而撫之
同列之人服而用之不止其故臣也其勢之難如
此況足利氏之將帥皆庸才耳而猶不可制方太
閤之時其布列天下者槩希世之雄也而欲用尊
氏之所施誰肯爲其用而不敢叛哉所以盡爲其
用而不敢叛者必有術焉曰中其意也曰出其意

之外也。中其意是以感喜之。出其意之外是以畏服之。天下之群雄感喜畏服於我。我之於天下何爲不成。何欲不致。是太閤之所以鼓舞顛倒一世而使其不自知其故也。故有及時輒予者。有未當與而與者。有當與而不與者。有既奪而大與者。有分與而鬪之者。故太閤喜用土地金帛爵位以濟其術。非專恃土地金帛爵位也。

禎曰。大閤雄武之資。其所爲濶大奇異。務出人意表矣。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太閤所爲。

皆非可繼之事也。其割地賞功。雖桀驚武夫。遽與之以大封。是傅虎翼也。太閤雷霆之威。以驅馭之。則奔走供命。莫敢枝梧者矣。而子孫豈能制之哉。其極奢麗。殫奇巧。輿馬宮室之美。服食燕飲之侈。子孫繼而爲之。則是皆亡國之事也。而以此遺後嗣。不可謂爲邦家遠慮者矣。太閤智見近而不能燭遠。任意縱情爲此亡國之事。非君人之道矣。一旦得天下而復失之。宜也。

且讀天下山... 夫... 其... 之... 而... 以... 所... 見... 其... 非... 得... 失... 纂... 諸... 儒... 之... 言... 而... 辨... 正... 之... 間... 附... 以... 所... 見...

國史纂論卷之十終

書國史纂論後

往余見山縣文詳於江戶。風神雅整。進止有法度。余重其為人。因相與締交。距今已二十年矣。時藩士方祖護園之學。而文詳獨崇奉程朱。刻意經術。人或詆之。文詳夷然不顧。既而信從者寢多。今則一藩非濼浴之書不讀也。其興起正學如此。而未始知其注心國史。今年小倉公修奉 侯命携是書。俾余題其後。受而閱之。凡上下數千百年。治亂盛衰人物政事之迹。其是非得失。纂諸儒之言而辨正之。間附以所見。



議論正大俊偉。足開讀史者之心目矣。於是知文詳匪直精於經術。亦邃於史學。益重其爲人。便欲把臂高權千古。而山海相阻。一覲且不可獲。其能無愴然於懷耶。雖然。文詳爲侯所眷遇。是書得鏤版以傳于不朽。可謂至榮矣。而余亦得藉以窺史論之偉。則區區離合之感。付之一喏可也。

弘化二年嘉平月

東奧安積信撰

本朝史籍。先儒各有編修。歷世治亂之迹。頗詳悉。然未有專以議論爲主。而明其是非得失者也。太華山縣文詳憂之。因博採諸儒之論。而附以己見。裒輯成編。名曰國史纂論。我

公篤信好文。勸精圖治。嘗覽此書。以爲有裨益。

命臣實敏。校而刊之。乃謹訂魯魚。正訓點。授之剞劂。永爲國寶。藏版云。

弘化乙巳秋八月

長門侍講

小倉實敏謹識

山縣半七禎著

價銀十錢

明治十年五月十七日御届
同 十一年一月廿五日出版

出版人

東京府平民

中井重兵衛

第一大区十五小區
長澤町三番地

